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八

咸豐八年戊午正月己卯。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
柏貴奏。日來該夷帶兵分踞省城東北及粵秀山一帶。並
派兵巡查各門街道。雖以安民為詞。而實懼我有陰欲圍
之之意。至西關為省城殷富之區。商民雲集。時有夷兵數
十合出入其間。並無滋擾。民情不致驚惶。佛山一帶。夷兵
未到。仍屬一律安靜。粵等當與官紳等。密為籌議。擬廣募
省外勁勇。破格懸賞。以冀迅圖收復。惟該夷現有大小火
輪兵船二十餘號。排列省河遠近。粵秀山及東北各礮臺
均為所踞。恐一動作。則畫虎不成。省城數十萬生靈。盡歸

塗炭。且慮沿河一帶各州縣肆行騷擾。為害更甚。又恐土匪乘機竊發。勢更難於兼顧。芥一身何惜。惟大局攸關。不得不苟且忍耐。曲為羈縻。昨經紳士伍崇曜等屢與該夷在城之領事官接見。詢以應辦事宜。據轉述該夷之詞。總以向來夷務。歸

欽差大臣專理。巡撫係管轄地方之員。未便商辦。且仍稱欲赴天津。求

大皇帝特派公正大臣專議一切。以為萬年和好之計。芥等以該夷志在通商。僅得早日貿易。不特民生營運可以樂業。即夷情有所瞻顧。亦不致任意騷擾。當經芥才柏青照會夷酋

額爾哈及佛首葛爾巴倫等詢以有何商議之事。不妨先與岑妥議。並勸其退兵回船。先行開港等情。本月初六日。接佛首照覆。以前在粵秀山會晤之詞。全為彼此安民起見。現在總候。

欽差大臣會議妥當。即將城垣交回。其意總以俟暎夷定議。即可照會。初七日。接暎夷照覆。以前葉大臣不允所請。又不面議。絕之過甚。不得已而動兵。總候。

欽差大臣與暎夷兩國商定和約。竣妥後。始能撤兵。交回城垣。現派領事官駐劄粵城。辦理一切。毫無苦累百姓之心。惟願商民安心。重為開港貿易。日後益增中外睦好之誼。實為

善法等因。等細閱兩首照覆。無橫逆之詞。但必須

欽差大臣到粵定議後。方肯退兵。至通商一節。似尚不難轉圜。才
復令紳士伍崇曜等。面晤夷酋。再三開導。諭以利害。該夷
漸知曉悟。現商重建夷樓。以為貿易之地。僅能日內設法。
議有成局。先行開港。則民心更為安貼。才柏貴連日亦接
見該領事。頗為馴順。惟有察其性情心術所在。竭力開導。
設法通商安民。免致別生枝節。現在西北兩江軍務未戢。
已於佛山地方。分設軍需總局。飭委鹽運使齡椿督糧道
王增謙。駐劄該鎮。督辦團練。兼防各路土匪。藩司江國霖
臬司周起瀟。仍辦省城局務。至督臣葉名琛。自前月二十

一日上夷船後。紳士往見。該酋均不令接晤。僅於窗外窺見其容。聞該夷接待督臣。尚有禮貌。察其情性。須俟和約議定。方可送回。所有

欽差大臣及總督鹽政關防印信。現仍查無下落。

穆克德訥等又奏。再督署歷年夷務稿件。於督臣上船之日。均為該夷劫去。現在撫馭事宜。動關機密。僅一經洩露。為該夷所偵知。則辦理更為掣肘。嗣後所有夷務各件。應請

旨交軍機處寄諭。無庸明發。即等一切奏報。亦請無庸發鈔。以昭慎密。至該夷欲赴天津之語。等語。時中察訪。現值北風

河凍。暨難行舟。如所請有礙難辦理之處。恐該夷等春暖時不免赴天津要求。屆時或

欽差大臣前往定議。抑仍令折回廣東。聽候新派

欽差大臣查辦之處。出自

聖裁。

諭軍機大臣等。穆克德訥等奏。續陳夷務情形各摺片。覽奏均悉。此次英夷顯背成約。稱兵犯順。陷我省會。劫我大臣。以情理而論。即當絕其貿易。調兵勦辦。方足伸天討而快人心。前此諭知柏貴等。如該夷退出省城。尚可寬其既往。若久踞城垣。惟有調兵驅逐。然後與之剖辯。今據奏稱該夷欲俟議定章程。方肯退

出省城。其為要挾已屬顯然。而柏貴等竟欲商建夷樓。先議開港。束手無策。何至於此。日內傳聞該夷欲於河南地方建立夷館。又欲於海口抽釐。柏貴等均欲應允。朕意柏貴久在粵東。熟悉夷情。未必如此遷就。今覽奏報傳聞。竟非無因。豈因葉名琛在彼。故存投鼠忌器之心耶。葉名琛奪國殃民。生不如死。況已革職。有何顧忌。穆克德訥。柏貴等亦皆有失守城池之罪。朕從寬議處。原欲汝等運籌補救起見。不料竟在夷人掌握之中。恨不即與通商。希圖目前了事也。現在黃宗漢未到。柏貴署理。欽差大臣該夷必與議論通商。多方要挾。若允其在河南建蓋夷樓。逼近省城。將來必不能相安。至中國抽釐。為近日濟餉起見。

軍務告竣。即當停止。今夷人欲抽釐。則無停止之日。恐均非商民所願。從前暎夷欲入省城。因粵民公憤禁止。柏貴豈不知之。今省城失守。而粵民並不糾眾援救。諒因葉名琛剛愎自用。以致人心散漫。今柏貴等既不能抽身出城。帶兵決戰。尚不思激勵紳團。助威致討。自取坐困。毫無措施。其畏蕙無能。殊出意外。此次該夷背約。奪我省城。並非中國先行開釁。僅粵東紳民。激於義憤。集團討罪。柏貴等毋許禁止。若能借紳民之力。加以懲創。將該夷退出省城。使知眾怒難犯。斂其兇鋒。然後柏貴等出為調停。庶可就我範圍。不致誅求無厭。在柏貴等亦剛柔並用。不致事事應承。傷國體而失人心也。至該夷欲來天津。自有辯

法。毋庸過慮。

又

諭前因穆克德訥等馳奏。夷人背約踞城。當經諭令柏貴等。暫著欽差大臣會同穆克德訥等。調集兵勇。將夷人驅逐出城。並令羅傳衍等。集團助戰。原因道光年間。不令暎夷入城。係借紳民之力。曾蒙

聖諭嘉獎。此次該夷背約。占踞省城。並將葉名琛劫去。未聞該省士民敵愾同儔。諒因葉名琛辦理乖方。以致人心解體。惟近日柏貴等。意在即日通商。並傳聞出示曉諭百姓云。夷務已有辦法。無許妄動等語。恐柏貴等為所脅制。無可施展。前此寄諭羅

淳衍龍元僖。蘇廷魁等密傳各鄉團練。宣示朕意。將該夷逐出
省垣之處。亦恐為該夷阻隔。尚未周知。茲特命駱秉章轉遞廷
寄一函。付該侍郎等閱悉。著即傳諭各紳民。糾集團練數萬人。
討其背約攻城之罪。將該夷逐出省城。儻該夷敢於抗拒。我兵
勇即可痛加勦洗。勿因葉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該督
已辱國殃民。生不如死。無足顧惜。況此事由該夷背約。先自舉
兵。該紳民等如能眾志成城。使受懲創。正所以尊國體而順民
情。朕斷不責其擅開邊釁。慎勿畏葸不前也。如能將該夷驅出
省城。不令與官民錯處。則控馭稍易為力。屆時以粵東民人索
償所燒數千間房屋為詞。不許在粵省通商。彼必自知理曲。然

後由地方官員出為調停。庶可就我範圍。稍息誅求之念。該侍郎等。惟當仰體朕心。為國宣力。勿為浮言所惑。是為至要。

又

諭。前據駱秉章。以逆夷襲踞廣東省城。馳奏。當經諭令嗣後。如有見聞粵省近事。即著隨時馳奏。本日據穆克德訥。柏貴等。續報夷務情形。逆夷兵船二十餘號。仍排列省河。據稱。須俟新放欽差大臣到後。方能退出省河。交回城垣。其為要求無厭。已屬顯然。日內傳聞。有欲在省城河南。建立夷樓。並在海口抽釐。及坐輪入城等事。柏貴接奉。署理欽差。諭旨。當必先籌辦。惟據奏。欲速通商。以安民心。未免失之太弱。且與該夷雜處城中。恐處

處受其扶制。不能連絡紳民。以為補救。因思從前不令夷人入城。皆得粵省紳民之力。此次夷氛猖獗。攻陷省城。不聞地方紳民出為援應。總由葉名琛調度無方。以致人心解體。今聞該將軍署督等。仍有告示。言夷務已有辦法。令民間不可妄動等語。非所以激義憤而保地方。難連次寄諭。均令其與前任侍郎羅傳衍。京堂龍元傳。給事中蘇廷魁商酌。激勵鄉團。以助兵威。將該夷退出省河。然後與之講理。該夷見眾怒難犯。當可少遏兇鋒。不至盡受扶制。於辦理之方。實為有益。茲有廷寄一道。諭羅傳衍。龍元傳。蘇廷魁等。令其密諭各鄉團。宣示朕意。妥為辦理。著駱秉章於奉到時。即加封專差員弁。迅速赴粵。妥為投交。勿

為該夷知覺。致有阻撓。是為至要。

丙戌閏浙總督王懿德。福建巡撫慶端奏。竊照粵省自上年九月間。倭夷借詞構怨。致釀釁端。防務喫重。當經密飭沿海一帶地方文武遵照。不得稍涉張皇。旋奉寄

諭。筆名琛奏。倭夷藉端起釁。我軍兩戰獲勝一摺。浙江福建兩省如遇夷船駛至。妥為防範等因。即經欽遵辦理。先後接到閩浙水師提鎮各員密稟。所有海口一帶民夷照常貿易。似可無虞。茲於本年十二月初旬。風聞倭夷在粵犯順。情形甚為橫恣。正在查辦間。復接署福建水師提臣賴信揚。署閩粵南澳總兵陳應運各稟。探聞省垣係於本年十二月十

四日。被夷竄擾。即於十九日。經附省鄉團。馳援克復。文武各官。一時查無下落者。約有四五十員。是否盡確。無從查悉等情。接閱之餘。曷勝焦慮。伏查粵東防夷嚴密。且民情鞏固。眾志成城。何至猝被竄擾。既經附省鄉團。馳援克復。以情勢而論。諒不致被夷久踞。究竟粵省如何情形。現在作何勦辦。未准粵省移咨。莫悉其詳。閩省海口通商。民夷相處熟習。彼此偶有爭執。即飭該管官立時查辦。折服夷情。不准以末節細故。藉口生釁。本月初旬。聞有該夷大輪兵船一隻。游駛閩洋。旋即退去。未敢深入。僅經粵省勦辦窮蹙。圖竄鄰疆。來閩窺伺。惟有責其恪守和約。折之以理。

該夷雖甚狡獪。度不敢自絕其貿易之路。仍一面密飭閩浙水師提督暨沿海一帶文武。密為籌防。不得稍事大意。諭軍機大臣等。據王懿德等奏。廣東省城被夷竄擾。現籌密防。閩境一擱。粵東夷人占踞省垣。葉名琛尚留夷船。業經簡放黃宗漢為兩廣總督。其未到任以前。並令柏貴暫署欽差大臣關防。近日臺據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等奏報。辦理尚無把握。該夷如能悔過自新。退出省城。自可徐與說理。儻仍逞其詭計。日久盤踞。恐不免用兵勦辦。閩省海洋接壤。自宜嚴密防堵。但須暗地設防。不可令夷人窺見端倪。黃宗漢由閩赴粵。王懿德等必與會晤。正可商度機宜。維持大局。至該夷現在省城。該督所稱十

一月十四日。被夷竄擾。十九日即經鄉團克復。想係傳聞之誤。嗣後粵東情形。如有所聞。仍著隨時具奏。

又

諭本月初二日。復據穆克德訥等馳奏。該夷尚踞省垣。須俟議定章程。方肯退出。而柏貴等。竟與商建夷樓。先議開港。希圖了事。其畏葸無能。殊出意外。當經諭令柏貴等。宜借紳民之力。驅逐夷人。然後從而開導。示以懷柔。並諭令羅博衍。龍元。傅蘇廷。魁。密傳各鄉團。宣示朕意。立將該夷驅逐出城。其諭旨。業由湖南巡撫駱秉章。專差員弁遞交矣。黃宗漢現在途次。於粵東現辦情形。自必隨時偵探。惟恐傳聞未確。轉滋疑慮。所有穆克德訥

等續報摺片。並寄信諭旨三道。均著抄給閱看。

乙未。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勳奏。再臣等前聞
暎裏有闖入廣東省城。擄劫督臣葉名琛之事。當因上海
與廣東聲息相通。設被波及。則海運關稅釐捐。均多阻礙。
所關實非淺鮮。即經密飭蘇松太道薛煥密加訪探。並傳
諭夷酋之在上海者。粵事應歸粵辦。上海華夷。並無嫌隙。
應仍照常貿易。毋稍疑懼。月餘以來。尚稱安靜。惟據佛暎
等夷領事。尚薛煥面稱。本年春融。各該國公使。欲由上海
而至天津。請

大皇帝特派軍輔大臣。另議通商和好事宜。雖其言未可盡信。然

不可不豫為之防。臣等復經密飭薛煥知照。如該夷前來
餽舌。即告以

大皇帝已另派大臣。前赴廣東查辦。妥為駕馭。令其折回廣東。仍
俟黃宗漢行抵蘇常時。再由臣等察看情形。與之熟商辦
理。惟夷情叵測。且聞俄羅斯夷船。亦往來於香港。日本不
知其意何居。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趙德轍。春。晚諭夷首照常貿易等語。映夷
犯順。闖入廣東省城。本應令各海口。絕其貿易。念此次起釁。係
由葉名琛剛復自用。駕馭失宜。以致該夷憤激滋事。是以暫緩
用兵。疊次諭令相責等。如果該夷悔罪。退出省城。尚可寬其既

往。據負固不悛。即調集兵勇。驅逐出城。再與講理。上海華夷。既無嫌隙。自應照常通商。何桂清等。派蘇松太道薛煥。諭以粵事。應歸粵辦。又因佛暎等國。欲至天津。請派大臣。另議通商之語。並飭薛煥。告以已另派大員。前赴廣東辦理。措詞尚屬得體。現在粵省夷務。尚無定局。上海夷酋。既屬安靜。只可如此羈縻。俟黃宗漢路過江蘇。該督等與面晤。即可將此次入奏情形告知。至上海時。有火輪船往返。並著密探粵省夷人。如何舉動。隨時具奏。

丁酉。湖南巡撫駱秉章奏。臣惟西洋諸夷。恃其礮利船堅。橫行海上。以經商為生計。以詐力相欺陵。自前代以來。即

已如此。然為患不劇者。其船礮利於海面。用之河內。則畏
礁。畏淺。畏焚也。夷兵習於水戰。用之陸戰。則畏抄截。畏伏
兵。勝不能深入。敗不能善歸也。安南勝紅毛。以軋船。蓋以
小制大之效。日本勝紅毛。以陸戰。蓋以主制客之效。明指
揮百戶王承恩。燒夷船五艘。而夷不敢逞。鄭成功迫紅毛
遠遷。而自據臺灣。則又出其不意之效。夷性桀驁好勝。狡
誦嗜利。然一經痛勦。則相戒勿犯。此古昔一轍者也。自前
此犯順以來。習見廣東閩浙江南沿海兵力懦弱。更啟戎
心。而於沿海各處形勢要害。知之頗審。重洋一駛千里。官
軍防不勝防。天津為近。

京重地。又可以此隱相恫喝。故每尋釁生端。冀得所欲。廣東
民風尚彊。從前夷人每有求索。官司度不能應。則以民情
不便折之。夷人知官兵雖怯於私鬪。而鄉民則勇於私讎。
暫雖得逞。終必自困。亦不過於要挾。自四年奸民四起。首
要各逆。多漏逸入香港。夷巢葉名琛於團練之實在出力
者。未嘗覈保。於水陸兵勇。未嘗整飭。軍民之情不通。信任
前臬司沈棟樞。及現任藩司江國霖。勒派捐輸。吏治清濁。
民心遂因以不固。至夷務方興。正集思廣益之時。葉名琛
以淵默鎮靜為主。毫無布置。惟日事扶鸞降乩。冀得神佑。
迨夷人駛入省河。開礮轟城。而城上守備不設。致夷逆與

漢奸得梯而上。釀此大厲。是廣東省城之禍。由於葉名琛平日不能團結民心。臨時不能豫為戒備。非由夷人狡悍難防所致。夷人因其志備。始肆跳梁。亦非盡由葉名琛堅持定議所致也。逆夷入城以後。漸肆鴟張。擁葉名琛上夷船。迫將軍都統撫臣上觀音山。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後。始將將軍撫臣送回撫署。而令夷目率夷兵監之。收繳省城各標。及近城各國軍器。收省河各礮船。歸夷目統帶。並以夷兵分守各城門。出示則用四夷首。與將軍撫臣會銜。蓋恐廣東軍民之圍已。則脅大吏以鈐束之。恐和議之不能速成。成而不滿其慾。則脅大吏以為之質。其狡譎如

此現據藩司文格詳稱。接廣東藩司咨稱。兩廣總督鹽政
及

欽差大臣關防。均已不知下落。往來公文。宜防偽託。不知將軍撫
臣等關防。雖在其公文。均須由夷人閱過。始能發行。是將
軍巡撫關防。亦不足信。逆夷要求之事。大約不外索兵餉。
讓關稅。諸事。無論逆夷反覆無常。難滿其欲。且賠兵餉。則
無從接括。讓關稅。則各省羣將效尤。不許其請。固慮目前
難以支持。既許其請。又恐日後多生枝節。反覆圖維。未敢
遽決。現在柏貴既與夷酋商辦。彼此同住一署。柏貴所陳
必皆夷酋之意。如該夷退出省城。仍乞通商。自可寬其既

往。僅桀鷲如故。扶制如故。又將何以處之。臣愚以為逆夷之襲踞省城。脅迫大吏。其意原以廣州為一省重地。將軍巡撫為一省大吏。劫而持之。可以肆其要求。今聞省城民居。畏禍逃避者十居其八。文武眷屬亦多移徙。藩臬寄寓城外。運使糧道寓居佛山。軍火器械庫銀均被劫掠一空。礮位亦皆釘壞。是現在廣州只賸空城。無關輕重。各大吏遭此劫辱。外為夷人所輕。內亦不足繫廣東軍民之望。徒使逆夷得挾之鈐制。各屬罔知適從。似宜從新布置。與為更始。或請

勅下新放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擇地暫安。並頒給新關防。令其一

面辦理夷務。一面辦理團練。選調水陸兵勇。豫備以待。其將軍撫臣應請

持簡賢能。頒給關防。分駐各處。均令通飭各屬。一體知照。庶逆夷失其所挾。而膽稍寒。吏民有所格遵。而志漸定。議撫議勦。權自我操。不致為夷所牽制矣。聞暎夷軍餉所費最重。故用兵不能多。亦不能久。自連年與各外洋構兵以來。實亦漸就貧乏。此次入犯。真夷及漢奸。人數不過數千。而佛喇西一股。乃其邀約而來。並非本志。果其經理得宜。民心悉固。兵氣漸揚。逆夷亦何能為患。至香港久為夷巢。漢民亦有僦居其間。往來貿易者。香山東莞新安三屬。民氣最彊。

但得一二好州縣暗為布置。許以重賞。令其密相糾約。勿漏風聲。馳忽而來。趁夷兵赴省之時。乘虛搗其巢穴。奪其輜重礮械。則逆夷回顧不遑。安能久踞省城。肆其要挾。亦未嘗非制夷之一奇也。逆夷說謀動以分犯閩浙江南山東相恫喝。似宜豫令沿海各省密陳水陸久戰勁勇於內河相機要擊。而天津一處更須選久經戰陣之將。帶馬步勁旅先為籌備。天津內河水面窄狹。非夷船之利。誠能制之於陸。一再痛創。亦當不敢妄萌要挾之心。總之制夷宜於內河。宜於陸戰。不宜與之角逐海口。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不敢不據實陳明。粵東信誠。謹摘鈔併呈。

御覽

十二月初九日。廣東省來信云。十一月二十五日。逆夷始將將軍撫憲送回撫署。有夷目率領夷兵數百人。同在撫憲衙門居住。脅令出示安民。有願以柏大人仍掌巡撫之職等語。藩臬現住城外。運司糧道同赴佛山。辦理糧臺及支應西北兩江軍火。粵東民情。素視官之號令為進退。現在撫憲尚在城內。外間傳言撫憲業已馳奏請

派欽差大臣辦理。是以未敢遽有舉動。現在省城各城門。均有夷兵把守。夷目修葺將軍衙門。意欲由撫署遷居。仍逐日派夷官。在撫署收呈辦事。分城內東西南北及西關一帶共

為五旗。派夷兵協同本地官兵稽察地面。並將督撫廣協三標軍器局查點封記。旗營擡槍全數收繳。並請撫憲調回各巡船拖船。艾夷兵管帶跟同緝捕。各兵船勇在城內者。均不准穿號衣。及持帶器械。不准聲稱番鬼二字。各處均貼大喚大法國欽差等官告示。常有夷目夷兵持帶槍礮。在城廂內外游行。查夷船自黃浦至省河分泊。約三四十隻。真夷兵不過三千七百餘人。漢奸約二千餘。喚夷偽欽差額爾噲。偽水師提督西嗎。領事官喊咬嗎。額爾新來未久。西首架鷲性成。喊領事人尚平易。推舊領事現偽稱。正使吧嘎噶約三十餘歲。生長澳門。能習漢語。狡詐兇狠。

熟習中國情形。一切起釁根由。及悠憑調度。皆出其手。最為難制。其自稱大法國者。即佛囉西。亦有偽欽差提督等官。均由暎夷要結而來。又現在夷人處用事漢奸一名王道崇。嘉應州人。一名李小村。福建人。王能習番字番語。最為狡猾。李無才而性陰險。俱鬼衣鬼冠。在撫署暫住。人所共知。王與已不除。粵省萬無安靜日矣。

諭軍機大臣等。略秉章密陳廣東夷情。並錄信械呈覽一摺。本日已諭令黃宗漢迅速前進。帶兵駐劄省城附近地方。相機籌辦。矣。柏貴署理總督後。尚無奏報。僅與將軍穆克德訥同受扶制。惟該夷首之言是聽。亦惟有另簡賢員前往會同黃宗漢辦理。

前有廷寄一道諭令駱秉章差人齎至廣東交羅惇衍龍元傳
蘇廷魁等令其密召鄉團圖克省城諒已妥為寄交該侍郎著
若能調度有方攻其不備如駱秉章所奏機宜自可奪逆夷之
魄所慮者伊等聲望有餘而機權不足亦難濟事現在湖南道
府以下及候補人員中如有籍隸廣東熟悉地方夷務情形明
幹有為堪以任使者著駱秉章揀派二三員前往廣東幫同羅
惇衍等商辦集團調兵各事宜以資得力

又

諭本日據駱秉章奏密陳廣東民夷各情並鈔呈信械一摺據稱
該夷將將軍巡撫送回撫署令夷目夷兵監守收繳省城各標

及近城各團軍器。省河礮船亦歸夷人統帶。並分守城門。出示則夷酋與將軍等會銜等語。逆夷闖入廣東省城。迫脅大吏。相責與夷酋商辦。彼此同位一著。其所陳奏事件。必皆聽從夷人指使。一切不能自主。該署督及該將軍既並受扶制。在官無可用之兵。即紳士鄉團。無官兵為之應援。亦恐獨力難支。著黃宗漢迅速馳往。勿再遲延。該督所過地方。如查有可帶之兵。一面奏明。一面酌帶。到粵後擇地駐劄。運作聲援。切不可誤信人言。輕入省城。致陷前車覆轍。安營後即飛調水陸兵勇。召集各處團練。密籌攻勦。勿以相責等在城。心存顧忌。總以維持大局為要。若如駱秉章所奏。傳聞近日情形。是該署督將軍等辦理紕

繆與葉名琛無異。朕必另簡大員前往。會同黃宗漢分駐各處。相機勦辦。使該夷失其所恃。庶幾權操自我。尚可挽回。駱秉章奏。此次真夷及漢奸。不過數千。沸囂晒一股。係其邀約而來。並非本志。果能經理得宜。逆夷何能為患。又稱。香山東莞新安三屬。民氣最強。若得一二賢吏。暗為布置。許以重賞。令其密相糾約。乘夷兵赴省之時。擣其香港巢穴。則逆夷回顧不遑。自難久踞省城。又夷酋吧嘎嚙。及廣東漢奸王道崇。兩人不除。粵省無安靜之日。各等語。著黃宗漢預籌妥辦。駱秉章所呈信檄。著鈔給閱看。

壬寅。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轅奏。正月初十日。

接據署海防同知李煥文稟。倭夷領事囉咱遜等。以夷首
因廣東之事。遣夷首齋送照會到滬。欲赴蘇州巡撫衙門
面投。十一日。臣趙德轍接據該夷目宮達德俄理範來文。
知會即日到蘇。又經照覆該夷目將公文交給薛煥轉遞。
無須來省。十二日。據李煥文富安稟。該夷目迫不及待。已
於十一日在滬起程。臣趙德轍正擬束裝。馳赴崑山一路。
接見該夷目等。適已抵蘇。臣趙德轍復與兩司飭令署蘇
州府知府蔡映斗。隨同薛煥前赴該夷目船上。諭令在城
外等候。而該夷目等。以為攜有緊要公文。必須至署面交。
勢難阻止。隨於十三日申刻。喚咪佛三夷領事囉咱遜費

爾。咳。噉。呢。等。與。宮。達。噫。俄。理。算。來。著。謁。見。交。到。啖。味。佛。
三。夷。酋。照。會。臣。等。公。文。內。有。照。會。大。學。士。裕。誠。公。文。三。角。
請。由。臣。等。轉。遞。至。京。臣。趙。德。勳。向。該。夷。目。等。詰。詢。據。稱。投。
送。照。會。係。為。廣。東。之。事。甚。為。緊。要。各。該。公。使。定。於。二。月。內。
赴。滬。如。彼。時。大。學。士。尚。無。回。信。即。赴。天。津。等。語。臣。趙。德。勳。
當。諭。以。現。有。

欽。差。大。臣。黃。宗。漢。前。往。廣。東。查。辦。自。應。靜。候。該。夷。目。等。亦。無。異。言。
因。其。遠。道。投。文。若。不。允。為。轉。咨。又。致。另。生。枝。節。旋。即。備。具。
照。覆。三。角。交。給。銷。差。該。夷。目。等。懽。然。而。去。即。於。十。四。日。自。
蘇。返。糧。飭。令。蘇。松。太。道。薛。煥。督。同。委。員。伴。送。回。滬。情。形。尚。

為安靜。且趙德嶽當即函致臣何桂清密商。並將照會大學士裕誠公文先行折閱。觀其大意。葉名琛之辦理不善。固不待言。而該夷之猖狂亦已自認不諱。深堪髮指。且欲欽差大臣於二月十七日以前赴上海會議之語。其中尤多要挾。冰夷文內附有俄夷照會軍機處公文一件。情詞大略相仿。臣伏查該夷等因在粵未能逞志。輒欲前來上海會議。其心本屬叵測。而上海為海運馬頭。又為關稅釐捐會萃之地。設因要求不遂。別滋事端。誠恐多所窒礙。臣計黃宗漢出京後。當可行抵山東清江一帶。臣等即鈔錄照會四件。呈馳密函。知會黃宗漢酌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據何桂清等密陳。喫味佛等夷酋投遞照會公文一摺。此次夷人稱兵犯順。占踞廣東省城。現又來滬投遞照會。並言欲赴天津。顯係虛聲恫喝。欲以肆其無厭之求。向來夷務。皆由兩廣總督專辦。已派黃宗漢赴粵辦理。乃該夷酋等竟不候查辦。前來蘇州投遞照會。並有照會大學士裕誠公文。種種吮漬。皆係一面之詞。出乎情理之外。除飭裕誠將不能照覆該夷之處。咨明何桂清等。轉諭該夷酋外。仍著何桂清等。查照裕誠咨文內各情。逐層詳加開導。諭以上海本非籌辦夷務之地。中國自有專辦夷務之人。俾該夷駛回廣東。聽候黃宗漢秉公查辦。方為妥善。該督撫必能仰體朕意。飭屬妥辦。以尊國體。而

弭釁端也。

英詰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

貴國

欽差大臣葉仰託

皇上所畀之權。迨我大英大哱兩國民。合同討條約。理所應得。並
賠補損害各處。而大臣葉不肯任從。甚迫我兩國奉敕命
代攝各大臣。只得舉兵進擊粵城。對仗不久。旋見攻克。現
為我合軍據守。大臣葉被虜羈留。前事未出之先。本大臣
與大臣葉具文往復數件。無從得悉。曾否詳確經入

御覽是以繕錄夫片。貴宰輔大臣聞之。始知彼時應代我國剖白各處。雖重且多。而本大臣十月二十七日行文所書不過兩節。一則凡有條約所載各款內。包英民任意進城。無不在粵省准行。二則近來起事之間。所有英民及英屬受其損累。皆為照數賠補。所求二款。按度無逾。外有大佛國使臣亦討各件。均限十日為期。幸得允從。兩國師船撤省河之圍。唯以河南地方為質。仍令兩國軍士駐劄守候。有

貴國

持簡平儀大員會同本大臣商議定約。再俟該約二紙。分抵本國及貴院

京師蓋實為據。而後班師。儻若明言不允。或默無聲說。或設詞推卸。借本大臣宜令水陸軍兵力攻省垣。則情形變改。本大臣自持其應討之道等情去後。詎大臣葉為粵省專任大臣。本大臣雖預明切詳細告戒。勿使滿城受禍。乃其遺棄公中。仍於我國並未踰越所求。無不設詞退卸。反致躬蒙其害。城鄉遭陷災難。茲本大臣已同大帥欽差會擬兩邦合軍。仍在粵城駐劄。除有要務實有礙於軍中者。此外概不再動干戈。其際我兩國大臣等。前赴上海。候戊午年二月十七日以前。希有得奉。

貴國

欽差大臣南來。方將彼此應行商權各節。會晤覈定。惟本大臣所
承教旨。不但應討英民受損賠補。及因軍務。皆由葉大臣
固執堅持所致。軍需經費。亦應償付。此兩節外。尚奉大英
君主特受全權。准以各式和約章程。代為商定。俾免日後
復生。有礙和好。且令彼此商民。貿遷加增利益。其應議精
細。須待

特派欽差大臣到日。再行會酌。現僅將大略先行備文。達貴軍輔
知照。查前年定約以來。兩國縱均獲益。此無可疑。即內地
關稅增多。外商爭先購買。以致華民勤於事業。各貨長價。
是

貴國專賢其利而約內有要端不一年來熟觀見有缺處宜為修補即如設照泰西諸大邦向來恆素交誼成規各土大吏得以任意進詣

京師似則近年在粵不美之患多為杜絕又設果得定立善章使各國保其確係良民即准歷游各省州縣或可免近年粵西戕害佛國神各貽禍生災之弊且條約所定通商各口外有數處貿易萌興而官府置之不較

國課無所徵取於此可見欲以成約限制各口勉致外商不准私赴別區交易如此立法實可為徒勞無裨之證據蓋大皇帝宇下所有勤工效忠黎庶或沿海江河居住欲將物產出

售遠客。如數給價。則何必禁止。又據外商所云。出入各貨。運經內地。除納稅餉。格外勒索規賄。視成約內竟無處治。又據建約之際。應納稅則之處。彼時所定。諒該公當。止有因年來價值頓減。而照舊徵收。此豈非尚欠公平。是知實宜隨時次第約為增改。至

貴境沿海賊匪勢鴟張。有防商務。瀕岸居民。惜遭毒害。本國深願勸助。盡驅消除其患。尤有曾入我耶穌聖教者。各有數處。酷待其人。不獨有阻教化之道。且殘忍行為。亦負中土前賢立教之理。惟耶穌教門。止須對臨

上帝。親待同人。盡分而已。何為刻忍處之。總之幸有

貴國

特派大臣不但奉准賠補。嘆民所受損累。並將我國勢迫動兵之經費賠償之責。仍膺前項會議之權。可依期內到滬商訂良法。轉致我兩大邦之和好。候大帥

大清兩國有未妥之款。亦得完竣。方今在粵城駐劄之軍兵。撤退。儘限滿無

欽差大臣前來。或雖有派到。而權任不足。抑且重權足任。而不肯依理和議。則本大臣無庸置詞。勿聽延擱。亦勿待明言。乖和舉兵。惟將本國應討各款。皆從已見。若何設策。以期必得按照舉行。尚自存斯道矣。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佛蘭西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大臣躬膺簡命。欽奉詔敕。予以全權。便
宜行事。大臣前來中國。將所有兩國不協之處。調處和平。
俾兩國前立和好貿易船隻章程。彼此民人。日趨禮義。於
兩國更有裨益。理合道達貴大學士。本大臣至廣東內河。
已歷數月。戾止之後。即與本國官員。將各案卷。悉心稽考。
以便周知各事始末。又察明前本國與

貴國所有按理請為賠補之處。兩廣總督。曾否照請辦理。
詎本國公使所請。原非太甚。而兩廣總督。葉

欽。差辦理內外事務。將本國之重事。非延日推月。即置於不問。本

大臣聞之不勝惘惘。今欲責大學士。明知各事始末。與踞守省城之緣由。特將本大臣與

欽差葉往來公文。並兩國水陸提督軍門照會等件。繕正奉聞。事關重大。祈責大學士代為具奏。

御覽。以便可知其實。查

欽差葉各來文。仍用戲飾之語。堅辭不賠。大佛大喚兩國按義所請之處。盡行推卻。至限期已滿。即於十一月十三日。大佛大喚二國水師兵丁。會同攻破省城。十四日。即踞守省城。後首以保護良民性命家產。不致受累為主。數日後。

欽差葉巡撫柏將軍穆。雖皆為兩國兵弁俘獲。而並未殘虐。反以

禮相待。誠以大西各國。並非好貪殺戮者也。惟

欽差葉貽害頗多。雖已被獲。迨後

貴國將本國與大暎國所請賠補之處。辦理妥當。又將吾兩

國與

貴國通商貿易之處。比昔日更加周密。以免將來再有如

欽差葉之錯。危國累民之事。方放之回國。

欽差葉辦理公務不協。貽害不鮮。以致總督署全行拆毀。銀庫武

庫為吾兩國所獲。惟科房案卷所得無幾。查此各事。惟在

欽差葉一人昏迷所至。故今暫離其國。獨懲其愆。至巡撫柏將軍

穆二位。原為

欽差葉所貽。其後巡撫柏將軍穆二位大人。深明大義。勸助吾兩國水師提督軍門等。保護地方。彈壓百姓。免匪劫掠。以至本大臣等待後諸事辦妥。乃將城池交回與

貴國。暫時商議定後。即時釋放巡撫柏將軍穆復進衙門。視事軍理。如舊無異。厥後地方安靖。各河道守堵。今已開釋貿易。不日可以昌熾。黎民樂業獲利。可見外國人以禮相加。眷顧優隆。自必明知。前所云外國人惟係離敵等語。實屬詐言。先若恐懼躲避。至今反與吾人交好。彼此敦睦友誼。所得必多。所失實寡也。茲本大臣與大英國會同商議。載戰于戈。直行照會。

盛朝大臣轉為奏明

貴國

大皇帝請派相當大臣。予以便宜行事之權。俾於二月中旬前往上海。會同本大臣與大暎國欽差大臣。將各重務辦理妥當。本大臣等亦約准二月中旬前往上海。儻本大臣等如期不到。後二三天必至矣。

貴國所派大臣。務奉便宜行事之權。將前

欽差葉辭行賠補各項。儻應改減。後則量勢再定。不特仍行賠補。亦且務必將兩國軍需。按理補足。誠以此等軍需。係因

欽差葉所致。而吾兩國偏於動干戈。本大臣十月二十七日文內

業已聲明。再本國與

貴國交好。通商貿易。因現在情勢。暫為停止。務必准所派大臣。會同本大臣。和衷共濟。將兩國章程。再為妥議。損益緣此。損益甚為要務。將來所獲利益。豈惟本國。實為兩國人民。咸臻大益。查大西各國。常派大臣。前往各國。京師寄寓。向例如此。今就

貴國而論。苟

京師有本國。或大喚國。欽差大臣寄寓。俾凡有不協之處。可直進奏。或不寄寓。僅有兩國交涉之事。即能前赴妥辦。甚為方便。查上海與各議。准通商市埠地方。唐番友睦之誼。

實屬周密。而貿易隆盛。儻與另埠民人通商。亦享此大利。
與

貴國豈不美乎。其不通商市場。時有走私漏稅。今外國貿易。
若止准在五口地方。不特走私不免。亦且國課有損。查章
程有載。外國人不得進入內地。如有犯例。或越界遠入內
地。聽憑中國官員查拏。但應解送近口領事官收管。中國
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外國人。以傷兩國和好
等語。諒貴大學士亦無不知。然章程雖有明載。而外國人
常有犯此例者。以致彼此受累。其西林縣違背章程。拏本
國人馬神父。人本馴良。酷虐斃命。而地方上官。不將該兇

殘之官處分。而致兩國和好。中絕省城民人受累無窮。乃其明證也。僮

貴國准外國人入內地。或為遊學。或為貿易。豫領執照一紙。由領事官署所發。而執照上各有地方官印章。以便驗識。外國人領牌時。薄納銀兩入庫。於國家不亦美乎。外國人僮有不軌之舉。地方官不亦先期可防乎。以上各款。乃必須共濟之大略。酌議僮獲玉成。並獲

貴國將各賠補之處。一概照本國所請。妥當辦理。則共享昇平。而本大臣會同大英欽差大臣。即將廣東省城並周圍各處。文回

貴國

欽差大臣設二月中旬。不見有

貴國便宜行事

欽差大臣至上海。致誤辦理賠補之處。並以各上款。或大或小。不能會同酌議。本大臣雖然不忍。亦惟有按照情勢。設法辦理。誠以此等情形。難以滯久。甚急及早結局者也。須至照會者。

味喇啞照會。

為照會事。本大臣由國面奉諭旨文憑。到中國呈

大清皇帝鑒驗。係便宜行事全權辦理。與中國平行大臣相商妥

議各章程。今特照會內閣大臣。務祈詳察明辨。虛心閱悉。一切中國大臣。

皇帝詞命前來。伯理璽天德。暨內閣大臣。無不歡欣接閱。一般可也。本大臣自本年九月十九日。到中國粵東。早知省垣城廂。將有打仗。因西域。暎佛兩國。不得已興軍報怨。至開仗之日。本國民人。堅守信禮。兩無干涉。蓋本國列祖。暨定鼎大臣。遺詔。務與天下列邦。和睦為貴。不分彼此。所以不肯與中國各省。動兵據境。諒必以合眾國。在中國。未有冤曲。不知冤曲。實有數端。今略陳之。一自立和約後。貴大臣。每多端阻。滯貿易。一本國民人。居住港口。被兇徒。無分恩。

怨敢將刺殺鴆毒計害身家者數人。所以人多驚恐顧慮。
一來本國各欽羨與中國

欽羨辦理五口通商外國事務。屢見欺凌推諉。不肯會晤。不答公
文者數次。一至大背禮。係前年因有御書文書。准由驛寄
京呈

皇帝鑒。不料忽然交回。已將印封拆毀。終無照覆。此是大無禮之
事。人所共憤也。惟念本國常欲與中國歷久和好。豈僅將
各端大小冤曲事暫行緩辦。亦且兩造說合。俾省垣或免
打仗之災。庶民可無傾危之急。此本大臣實與國人同心
樂為者。本大臣前數月照會爵閣督部堂葉二三次。請相

會晤。以得親于交。御筆文書。免遞到京代表。和氣商議。我兩國交接大小各事。而爵閣督部堂葉竟不會面。併敗我。說和兩造之計。致兵戈擾攘禍及

國家。坐失省垣。讓地他人。束手受擒。置身內禁。此等人情。本大臣關心繫目。猶恐

皇帝深居內閣。遠處均未悉原委。今嘆佛兩國文武各大憲按兵在粵。城中百姓要和。不再動兵。一任商民間張貿易。兩國欽差大臣。亦即直達

朝廷。再試議和。以免後慮。邀同本大臣與俄囉斯欽差一切議和。各皆允和。共見公平。亦是依耶穌聖律之仁事也。益

天下大邦。俄囉斯居其一。在中國北。相與為鄰。至由東而去。過一大洋。是合眾國。則中國與合眾國實隔一洋耳。若我兩大邦。法制雖有稍異。而和睦則始終如一。論其大勢。我兩國與中國應為友邦。至本國與大英。往來最久。因一脈而來。書同文。語同聲。故每協力相助。共在中國大相貿易。相與日臻充盈。務求無所窒礙。如大佛國與本國。則自古至今。交相友愛。無有間斷。查前事。歷歷可證。惟大佛國與中國。前經定例。凡有天主教牧師到境。不得無故加害。突於去年。被捉教師一人。私將酷刑慘殺。今特著大臣來粵。伸冤雪恨。於此足見該國皇帝。有仁人君子之心。本

大臣厚望中國與西域各國堅立和好之基。酌定條約。如果和約堅立。中國四海嗣後必無割削邊疆之虞。本大臣奉諭來修舊好。定議章程。今文內雖未便列明何條約要議。而我西域各國均無別志。非有一國要求格外之

恩。在本國大概仍照三國所議。但本國被冤曲事。自應申明。一有便時。定必歷訴。追究明白。惟其中有本國商民於前數年所有貨物被劫一空。理宜償還。該商非是走漏私稅。而遭虧損。亦且守分安常。當別國動兵之際。毫無干涉。而竟不為保護。令酌償所虧。更照知內閣大臣。此次直抵上海港

口。希

敕命一二秉鈞大臣。與本大臣平行者。來港相會。妥議大小事。准
以來年二月十六日為期。併或有欲量地遷往粵省。如前
年所議。又欲另尋別埠。恐離京遠涉。本大臣每思時事。常
恐推諉不允。訂立和約。惟念中國內閣大臣。係一國之柱
石。必不推此美舉。儻到期因辭不會。本大臣嗣後一任便
宜。無再告。無久待。無數言。或獨駐近京。或偕我西域各國
欽差。同駐近京。或待奏陛下如何諭旨辦理。如是中國豈
得以為奇異。豈得或有阻撓哉。為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俄囉斯咨文。

為咨行

大清國軍機處事。從前所行咨文。及與錢忻習文謙等。在天津海口面議一切諒

貴國必已洞悉。現在佛蘭西。派使臣累次與兩廣總督商議。該督既係

貴國特派之員。乃竟置不問。以致該國不得已欲圖攻擊。晉提惟廷恐無辜之人。被其荼毒。所以欲與京師大員當面商議。赴廣東附近地方。以便會合味喇。暨俄囉斯兩國派出使臣。晉提惟廷在海口時。已向文謙言明。

貴國雖不允所請。晉提惟廷不離此處海口。必欲與貴國大臣商議。另籌新章。此時佛蘭西。派使臣之意。與晉提

雅廷欲與

貴國商議之意。大半相同。是以與味喇噎伏乞貴衙門轉奏大皇帝。揀派能決定章程大臣。或一員。或數員。務於二月底前赴上海。至各國所願之事。其一遇有要事。各國派出可靠之人。直赴京師商議。不可阻止。如此辦理。一切自然分明。地方官雖距京師較遠。亦不致任意辦理。外國與中國相交之道。亦可愈為堅固。況如今各國皆如此辦理。看來並無不善之處。

貴國亦可如此辦理。其二各國增廣貿易處所。已開未開各海口。令其安然貿易。中國之人。若赴外國買賣處所。照看

中國之人必長見識。況各城私設買賣。以圖微幸。

貴國不能禁止。

貴國如多增買賣處所時。國用必可豐裕。其三在中國駐京之外國人。及中國習天主教之人。日後願隨天主教者。均毋庸禁止。中國之人半多習教。此教係使人友慈忍讓。孝順忠厚。諸事向善。從前中國

皇帝狠以此教為好。所以中國傳教習教。及後來習教之人。概不追究。況此輩並非行兇。至普提雅廷。係俄囉斯派出赴鄰國使臣。欲與

貴國欽派大臣。商議辦理邊界。及塔爾巴哈台焚搶事件。

貴國看我等所願章程。恐中國不肯更改。仍照舊例辦理。中國如果不改章程。處處各執一理辦理。其說自然有理。現在既有犯國法無章程之事。因何不改之處。則我等實不解。凡人均知中國。

至聖皇帝隨時更正變通。即如中國至尊敬者聖人。書曰。亦行有九德。故賢君必求才德之人。優待外國來使。則是益於國者。不能不為愛惜。今

貴國遠達古制。雖有才能之人。亦似有防民心國法。

貴國不可拘執。必當自行籌畫。中國之事。如何辦理。普提准廷等所願。如何辦理。

貴國不可不明。如卻退各國。令其不悅。誠然可危。貴國亦知我等所願之意。將來必無可畏之處。

貴國或概不准行。或曲為辭卻。則各國即不信服。晉提雅廷。然亦與我等不合作。為證據。

貴國無甚好處。必致有甚於今日者。復求貴衙門將我所議章程轉奏。

大皇帝。

聖明皇帝欲益天下人民。即派可靠大臣。或一員。或數員。前赴上海會商。為此咨行。

為咨行

大清國軍機處事。普提雅廷等四國所願條例。及俄囉斯國使臣親身赴京。商議兩國邊界事宜。前已咨行在案。查分邊界當以兩隅直至東海。普提雅廷等四國。求祈與

貴國派出大臣商辦此件要事。請

貴國預先曉諭該大臣。令其先議我國如何辦理。查兩國定界。及地理圖式。惟自沙斌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等河止。此外餘地。人皆不知。均謂自興安嶺起。至東海止。俟將該處查明後。始行分界。今查明興安嶺並非直達東海。此嶺住本處不遠。分作兩股。一經過我霍斯克。在恰克圖未立條約以前。已歸我國所屬。亦並非由黑龍江通松花江。係

僅達黑龍江地方。此嶺由黑龍江右岸。至滿洲地方。是以不能以興安嶺為兩國邊界。當以黑龍江為界。況俄囉斯已有人民在黑龍江左岸居住。應以黑龍江左岸為俄囉斯邊界。至黑龍江城附近滿洲各莊。無論多寡。均令移居右岸。其移居費用。本國供給外。並可賠償錢財物件。惟祈以此事為要。再查烏蘇哩江下游。並無滿漢人等居住。亦無赴彼船隻。應以烏蘇哩江右岸為界。且相距河源不遠。當以入海河又分作海岸。其海岸空地。俄囉斯已有人民設卡築城。惟願在伊犁地方分明界址。各處均照自沙試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止。規模定議。如此辦理。邊界可期。

永遠謐安。上年七月間。在天津海口。接到理藩院來文。甚不合理。彼時並未多言。但俄囉斯國並非別國所屬。向不與中國納貢。敝國君派普提雅廷。並非專為此事。係會同商辦兩國有益之事。

貴國大臣一至上海。即行商議。為此谷行。

給兩江總督等咨覆。

為咨覆事。昨准貴撫趙來咨。內稱。啖咪咈等國公使遣使。日赴蘇。請轉遞照會三角。咨送前來。接閱之下。備悉一切。查前年九月。啖國無故開礮。轟擊省城。攻毀礮臺。焚燒房屋數千家。曾據城廂內外紳民。紛紛赴前大臣葉銜署懇

求查辦。此皆各國人所共知。今暎國乃藉口暎民受累。索我賠償。實屬顛倒是非。此次拘我大臣。踞我省城。違約背理。皆非從前可比。即蒙

皇上寬仁。恐廣東紳民必動公憤。該國日後必致受虧。其佛蘭西所屬廣西西林縣一案。經前總督葉札飭廣西臬司查明。實係搶劫姦淫之廣東匪徒馬子農。並非傳教之馬神父。佛國傳教原止准在沿海通商之地。不准擅往各省。乃內地歷年常有傳教夷人。俱經解回。交該國領事官收領。如果有心陷害。何以紛紛解回。從無凌虐之事。至味國大臣文稱。此次暎佛犯順。其國並無干涉。實屬堅守前約。信義

英俄交涉
可嘉其俄囉斯國尚不在廣東等處五口通商。今忽由上海轉遞公文。殊可詫異。上年該國大臣普提雅廷。因查勘界地事宜。曾奉

諭旨特派大臣赴黑龍江會同查勘。所有應議章程。應仍由理藩院。知照薩納特衙門。以符舊制而敦和好。至前大臣葉辦理不善。奉

旨革職。已另派

欽差總督黃赴粵東公查辦。各該國自應往廣東聽候辦理。欽差向無赴上海督辦之事。

天朝設官各有職司。我中國臣下。向皆恪守人臣無外交之義。

未便自給該國照會。所有各種情節。即由貴督撫轉致。並
非置之不答也。專此咨覆。貴督撫轉行照覆。須至咨者。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九

咸豐八年戊午二月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何桂清等奏喚咪咈各夷酋投遞照會大學士裕誠各件欲於上海更議和約當令裕誠將不能照覆之處知照何桂清等並諭該督等晚諭該夷令其仍在廣東聽候黃宗漢查辦此時黃宗漢計已早抵常川與何桂清會晤一切情形自己知悉該夷等所訴各情皆係一面之詞明知稱兵肇釁其曲在彼而處處以葉名琛為詞總欲歸咎中國以遂其婪索之私察其情形似難理諭前此寄諭羅惇衍等令其聯絡紳團將該夷驅逐出城然後與之理論如果紳民合力該夷稍知畏

懼黃宗漢到後。外示兵威。內借民力。與之講明利害。事機尚可轉圜。若該夷不遵曉諭。竟來上海。該處為海運關稅重地。非如廣東可以用兵。著即與何桂清妥籌設法。令其回粵。不可洩漏調兵消息。使該夷別生枝節。該夷照會內各條。除於裕誠咨覆何桂清等文內分別酌覆外。其譯出夷字文內。復有商量打仗。花費之語。此次肇端起自該夷。粵省民房貨物。被其焚燬者。何止數千百萬。該省商民。尚未與之索賠。而該夷轉欲索取兵費。尤為無理。如果該夷議及此事。告以中國被焚貨物。先須償還。即使大皇帝寬仁。不與計較。廣東商民。亦決不甘心。况聞佛夷貨物。皆為倭夷縱火焚燒。該酋不向倭夷索賠貨物。而向中國

索取兵費亦太不知情理。此係將來理論之詞。此時能否即議及此尚須黃宗漢酌度機宜次第籌辦也。至俄夷與中國和好有年向來又不在于沿海貿易。此次忽有清漢字夷字各文附味夷文內投遞。其意欲助暎佛兩夷而實則事不干己。現已諭知庫倫黑龍江令其轉行該國薩納特衙門。仍將上年該國請勘界址之事與之妥辦。此次廣東之事全與該國無干。味夷既經自行表白。明其不與攻陷粵城之事。而文內亦復附和。要求自當因勢利導。使不與暎佛兩國朋比。方可分別籌辦。至天津海口已諭知譚廷襄飭屬密為防範矣。所有正月二十六日寄何桂清等諭旨一道。裕誠咨覆何桂清等一件。暎夷漢字照會二

一
奧
牙
字
二
件。佛夷漢字照會二件。譯出佛夷漢字文一件。咪夷漢字文三件。俄夷漢字文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據何桂清等疊次奏報。咪咪佛三國夷酋投遞照會。欲於二月中旬來上海議事。並稱如逾期不與會議。即由上海前赴天津。當經諭令何桂清等詳加開導。令其聽候廣東查辦矣。夷人占踞廣東省會。擄劫督臣。業經簡授黃宗漢為兩廣總督。馳赴廣東。相機辦理。該夷照會內所稱欲赴天津。自係虛聲恫喝。借肆要求。惟既有此語。亦難保其必無是事。設令一旦駛至天津。恐亦非從前安靜情形可比。天津係畿輔重地。商賈輻湊。亟應

嚴為之備。以免疏虞。著譚廷襄傳諭烏勒洪額並督飭天津鎮道等。於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嚴密防範。如果夷船駛到。須先嚴禁沿海居民。毋得接濟食物。私通貿易。使其不能久留。一面派委妥員。與之理論。令其駛回廣東。聽候查辦。屆時觀其動靜。密奏請旨。

申寅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囉斯欲請勘定分界。特派奕山與該國使臣普提雅廷會議。嗣因該夷久無折回確信。未經勘辦。上年冬間。英佛各夷。稱兵犯順。占踞廣東省城。復欲赴上海議事。而普提雅廷。忽於味夷照會內。附呈咨照軍機處清漢文及夷字各

件。其中袒護。嘆咈。各夷。妄行。要挾之處。已飭理藩院行文該國。薩納特衙門。據理。曉諭。令其勿庸干預矣。惟所稱分界地。址。自沙斌嶺起。至阿爾管什勒喀等河止。迤東地方。人皆不知。興安嶺。並非直達東海。不能作為兩國邊界。應以黑龍江左岸為俄囉斯邊界。中國滿漢人等。悉移右岸。又欲將烏蘇哩河下游右岸入海河。汊分作海岸。即以海岸分斷等語。殊為無理。中國與該國分界。以格爾畢齊河與興安嶺為限。定議百數十年。從無更改。今該夷所稱興安嶺不通東海。難以為界。是並非不知當時所定界址。特欲另闢一直達海之路。以便其人船來往。斷難遽就允准。况黑龍江左岸。均為中國打牲人等舊居。如果早為該

國所屬。豈能百餘年來。並無爭競。直至今日。始生異議。據稱移居費用。由該國供給。其為情理不足。而以利引誘。顯然可見。豈有數千里江岸。可以貨取之理。現在兩江總督何桂清等。已將不能在上海會議之處。行知普提雅廷。如該夷遵諭。折回黑龍江。即著奕山據理與之辯論。務當恪守舊約。不可聽其狡飾之詞。至精奇哩等處。該夷建房屯糧。本屬非理。乃稱業已有人居住。即欲據為己有。然則中國屯戶。在左岸居住。尤為久遠。何又輕言遷徙耶。且稱願在伊犁地方。分明界址。其道理亦無從明晰。惟有妥為拒絕。杜其覬覦之心。使知現在造房占住。皆屬違例。我國因和好有年。不加驅逐。但與之理論。務當仍照前議。將

烏特河地方會同勘定。即將江岸居住夷人。速行撤去。庶各守疆土。永敦和好。至文內嶺名河名。是否係該國所稱名目。係中國何嶺何江。遇有報便。詳查附奏。所有該夷清字原文。及譯出漢字文。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昨據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等。隨報呈遞之俄國使臣普提雅廷所呈夷字。朕即披閱。該夷現在上海。請派大員赴彼商辦要事等語。向來俄夷事件。從無特派大員前往上海。與俄夷商辦之件。現經理藩院行文俄國薩納特衙門。轉諭該夷使。仍赴黑龍江等處會辦矣。所有咨文到庫倫時。著德勒克

多爾濟等迅速差人送至俄國薩納特衙門原行文底一併鈔給閱看。

給俄羅斯咨文

為咨行事。前因貴國使臣普提雅廷來至天津海口。當令馳赴黑龍江會同派出大臣辦理分界事宜。並咨行貴國薩納特衙門在案。乃該使臣並未前往黑龍江轉赴上海會同味夷干預廣東之事。嗾使兩國雖在粵省滋事。本國現已簡派

欽差大臣前往查辦。貴國即應飭令該使臣仍照本國咨文赴黑龍江辦理分界事宜。惟念嗾使二夷正圖與中國構釁。已

派

欽差大臣查辦我兩國斷不可因別國之事有傷和好。至該使臣呈請派員赴上海商辦要事一節。現無另有可商之事。不過為燒圈分界而已。燒圈一事。應與伊犁將軍商辦。分界一事。應與黑龍江將軍商辦。況黑龍江分界情形。斷難在上海遙為懸定。貴國轉飭該使臣。不准在上海逗遛。恐傷兩國和好。再新班學生。幾時可以抵我邊界。務須先期知照。庫倫辦事大臣。以便派員前往迎接。相應咨行貴國。隨納特衙門覈辦可也。為此咨行。

戊午。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查天津海外空闊千里。並無

島嶼堪以寄碇。近口三十餘里。有攔江沙口外之險。大火輪船不敢駛入。而艇船及杉板船。則儘可往來。海口南北兩岸礮臺。惟北岸礮臺尤當衝要。臣因事須早辦。先已派員往勘地勢。以便隨後修理兵房衙署。其應移之弁兵器。械馬匹。亦經飭鎮籌畫。現委署理該鎮總兵之副將達年。已飭赴任。該員在津數載。熟習情形。應責成會同天津道英毓及委員等。密速妥辦。天津鎮新舊兵額。七千有餘。本較別鎮為多。除出征派防一千名外。存兵尚堪酌調。軍火等項。亦頗齊備。似應令署天津鎮達年。專駐海口。並令提臣張殿元。帶印移駐天津。以資守禦。至海口距大沽五六

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中間惟葛沽新城有海防同知及葛沽營遊擊駐紮。為向來商船進口後停泊之所。此外村落稀少。河路曲折。從前有議欲誘入內河。以便殲除者。臣以為夷長於水。而不長於陸。猾狡性成。未必肯舍長就短。且以杉板等小船乘潮而上。其勢甚便。一入內河。則民易驚恐。是設防仍以水路為主。兼備礮臺。後陸路方為周密。上年臣曾令天津道勸辦大沽浮橋。因海河遼闊。經費太鉅。一時款無所出。暫時雇船橫亘河中。以通南北兩岸之路。如以鹽船及舊海船攔截。派兵扼守。尤為得力。亦已諭天津道密為籌備。天津圍練頗著功效。第自撤兵以後。

艱於經費。且經理紳民亦多事故。臣查有前任甘肅平慶涇道費蔭章。子艱回籍。其人精明強幹。堪以督辦團練。亦已諭天津道。密與熟商。查照舊章。會同各紳妥為經理。從來禦外以靖內為先。天津民情浮動好利。五方雜處。良莠不齊。非此不足以鎮定人心。其尤要則稽查海口各船。有事先斷外洋接濟。臣前經密派妥員馳赴海口。先將大小商漁各船覈實編查。並勸辦大沽團練。以其肅清內地。此外甯河縣屬之北塘海口亦附近商漁出入之處。並當一律籌畫。

諭軍機大臣等。詳廷襄奏籌辦天津海防事宜一摺。天津海口大

號夷船。雖不能駛入。而杉板等船。尚可往來。亟應嚴密設防。以備不虞。該署督現派署天津鎮總兵達年。專駐海口。提督張殿元。移紮天津。並令在籍道員費蔭章。會同各紳。經理團練。及編查漁船。嚴斷接濟各事宜。布置尚屬周妥。著即照所議辦理。該夷說謠異常。如果駛至天津。必先投遞夷文。窺我動靜。未必遽行滋擾。該署督即密飭鎮道會同烏勒洪額。揀派上年前赴夷船之文武員弁。前往理論。設法羈縻。僅必須該署督親往。著奏明候旨遵行。現在天津大沽等處。既有備無患。但當示以鎮靜。密為防範。不可稍露張皇。是為至要。

戊辰。廣州將軍穆克德訥。著兩廣總督柏貴。專海關監督。

恆祺奏查該夷自上年十二月初十日以後經才柏貴疊次開導該夷尚知情理所有停泊省河兵船及占踞東北城粵秀山夷兵漸次減撤其夷酋額爾哈葛巴倫亦回香港僅留夷目五人在粵秀山城內居住所存夷兵僅數百名軍民人等照常出入該夷亦不滋擾鋪戶漸次開設該夷平買平賣亦無恃強爭奪之事聞知前督臣葉名琛革職該夷頗深感激惟諭令搬遷出城該夷總以

欽差大臣尚未到粵大局未定為辭揣測其情自因夷兵無多搬出城外恐生他變是外似桀驁而內實疑畏新任督臣黃宗漢到粵後辦理一有端緒當可全行退出此時民夷既

已相安似可暫緩驅逐。以免復滋他變。通商一節。本應俟其就緒以後。再行辦理。惟停止貿易業已一年有餘。商本既多虧折。貨物亦多零變。現在西北兩江。賊匪尚未靖平。經費日形支絀。而華夷貿易久停。水手挑夫。皆貧民失業。無計謀生。往往去而從賊。況自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停徵。迄今一年有餘。奸商走私者。正復不少。與其明禁暗通。徒有損於國稅。莫若通權達變。得實濟於要需。且洋米開船。亦可藉平市價。正在籌酌間。據紳士伍崇曜等稟稱。伊等有舊時通商貿易之各國夷商。福四噴。喚喇等。尚其轉乞代稟。以該商等浮海挾貨。遠來不易。現在彼此相持。貨

船不能進口。守候已及年餘。滙懇該紳士等設法代籲。先
准通商。情詞恭順等情前來。女才柏貴當將該紳士等所稟
夷商各情。照會暎佛兩夷。將以夷商之衆。牽制該夷。旋於
十二月十九日。據佛酋葛巴倫。照覆內稱。接閱來文。曷勝
歡慰。嗣後商賈之人。照舊昌熾。務必妥為處置。保護內外
商民。平安無虞等語。復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據暎酋嘑嘑
唵。照覆內稱。接閱來文。頗增慶慰。照常貿易。彼此和睦。仍
望認真開導。諄諭民衆。外客進境。不宜視為讐敵。切為厚
望等語。遂允於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開港。中外各商等
均各歡忻鼓舞。女才柏貴。女才恆祺。當經出示曉諭。華夷各商。

照常貿易。仍赴各口報驗。遵例輸餉。正月十一日。始行報
驗。開徵。至二十五日。粵海關三次徵收稅銀。共五千七百
餘兩。此後自可日臻旺盛。於經費藉可補苴。至味夷求見
前督。臣葉名琛堅持不允。旋至各礮臺。被占一節。查味夷
求見。原為調停起見。前督臣堅持不允。味夷雖意興索然。
而兵船駛入虎門省河。係啖喘兩國旗號。味夷並無助惡
情事。其虎門各礮臺。為粵省第一重門戶。如果堵守得力。
夷船自難飛越。水師提督在彼駐紮防禦。是其專責。查自
六年九月。夷人構釁。該提臣吳元猷。並不加意籌防。致守
臺弁兵逃散。一任夷船兩次駛入。各礮臺礮位。均被夷人

毀壞實屬辜

恩溺職相應請

旨敕部將廣東水師提督吳元猷嚴加議處以示懲儆

諭內閣柏貴等奏遵旨查叅疏防提督請飭嚴議一摺廣東水師提督吳元猷著即革職暫行留任仍責令嚴防海口以贖前愆
兩江總督何桂清注蘇巡撫趙德轍奏再臣等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咸豐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何桂清等密陳啖味喘等夷酋投遞照會公文一摺欽此臣等當即欽遵分繕照會發交蘇松太道會同能通夷語之候補道吳健彰轉發各該領事去後尚未接到照覆惟據

該道等稟稱。陸續到有火輪船三隻。喫水不過在四尺左右。又有喫夷兵船二隻。俄夷兵船一隻。寄泊吳淞外洋。傳聞喫味咈三箇。不日可到。俄酋普提雅廷。已在兵船之內。並無動靜。臣等查咸豐四年冬。喫味二夷前赴天津。呈請更定條約。奉

旨飭回廣東查辦。味酋回至上海。曾向前撫臣吉爾杭阿云。條約不可不改。斷不可踰十二年之期。若因循不辦。恐傷和好。曾經奏過有案。今既在廣東稱兵犯順。而仍來上海投遞。照會請

欽差於二月十七日。在上海會議。其情實屬叵測。臣等密飭薛煥

等於夷酋到時不亢不卑待之以禮諭以爾等所遞照會
江蘇省本不知所言何事業已代為轉遞接有大學士咨
覆之文並非不收不遞妥為開導但犬羊之性難以揣測
上海為五方雜處之區民情本極浮動上年十一月間驟
聞廣東失事之信不開市者數日經薛煥多方開導妥為
彈壓始能照常貿易現在夷人兵船陸續而來驚惶更甚
海運漕米之出口者僅止及半受雇運米之沙船尚不足
數日來鮮有進口者設該夷妄有所求上海情形即不可
復問更可慮者該夷於咸豐四年本有在鎮江等處設立
馬頭之請現在又稱如無

欽差到滬。即為所欲為。鎮江揚州。雖為殘破之區。究屬南北咽喉。亦不可不防。臣等已密函知會和春德興阿。如有夷船入江之信。即須嚴兵以待。不與接仗。而能否分兵應援。殊不可知。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上海夷務情形。並請飭嚴防天津等因。覽奏均悉。上海為海運受兌地方。自應設法羈縻。不令滋擾。本日據柏貴穆克德訥等奏廣東籌辦各情。已諭令黃宗漢酌度辦理矣。現在廣東省城。夷兵漸次撤減。夷酋撤回香港。並因各國願請通商。業已開港貿易。僅嘆味啡三酋到滬時。著即派員

諭以廣東現已開市通商情形與上月不同。新任總督到後自有辦理之法。上海與該夷等本無嫌隙。令其回粵商辦。儻該夷欲赴天津。但當告以徒勞無益。亦不必過於阻止。轉示以疑畏之意。惟該夷居心叵測。仍當密飭地方官不動聲色。妥為防範。並催令兌竣沙船。迅速放洋。毋稍稽滯。柏貴等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前因各夷首投遞照會。欲來上海。當經諭知何桂清等。設法令其回粵。再由黃宗漢與之理論。本日據何桂清奏稱。上海續到火輪船三隻。又有暎夷兵船二隻。俄夷兵船一隻。寄泊吳淞外。

洋尚無動靜。與本日柏貴等所奏夷船陸續開行之語相符。現在柏貴等在粵已與該夷開市通商。並據奏稱各夷酋等均已懽悅而去。現只夷兵數百人尚在城中。惟不肯搬移出城。必欲俟大局議定始肯退出等語。上海地方不便與之理論。止能諭令回帆。已密諭何桂清妥為籌辦。而廣東業與通商已非上年情形可比。前此諭令羅惇衍等集團驅逐。日久未見覆奏。想係柏貴等恐開釁端。不令遠行舉動。或該夷酋聞有此舉。慮其受虧。故舍廣東而趨上海。柏貴等遂信為民夷相安。總須黃宗漢迅速抵粵。方能相機籌辦。著將柏貴等本日摺件鈔給黃宗漢閱看。務須將前次諭示機宜及該省現辦情形參酌辦理。朕亦

不為遙制。現在中原多事。兵餉兩虧。上海正行海運。固以息事為宜。但國體攸關。豈可遂其要求之志。致令他國復啟效尤之心。黃宗漢到後。仍未可輕易入城。伍崇曜既為該夷說合通商。即可令其探夷酋之意。如仍有需索兵費之事。當告以焚燒商民房屋貨物。先須賠補。借紳民之力。以杜其訛索之端。然後相機酌辦。剛柔並用。操縱在我。不可一味遷就。致失國體。而啟戎心。水師提督吳元猷。疏防夷船闖入省河。已降旨革職。暫行留任。該督到後。即飭令嚴防海口。以固藩籬為要。

乙巳。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黃宗漢奏。二十二日。自清江放舟南下。適聞

有夷人直入蘇州投文之說。臣即改坐江船乘風駛入丹徒二十九日。在常州接准江蘇撫臣趙德轍來函鈔錄。味佛俄羅斯各夷酋照會大學士裕誠各件。及該督撫臣

奏稿送

臣酌數善辦。並囑

臣從容行走。俟

批摺回後。方出蘇境。緣該夷到蘇後。該省人心不免稍有疑慮。有謂即不赴滬。就見或當在蘇與之理說。意以為有臣在此抵當。該夷便不至與蘇為難。臣當與督臣何桂清再三商議。上海非總辦夷務之地。臣雖係專辦夷務之人。而非蒞辦夷務之時。蓋未到粵省一切情形不知。但據一面之詞。何從籌謀。且現在既有柏貴署理。不知如何與之議論。如

何具奏設或在滬在蘇接見該夷誅求稍有不遂則動多
挾制不惟蘇省騷動於大局尤有關繫萬無在途籌辦之
理且該夷此次照會係十二月二十七日所發意在上控
葉名琛請另換

欽差大臣彼時粵省尚未欽奉

諭旨將葉名琛革職派柏貴署理今已奉到想二月十七日來滬
之期未必果行即使如期而來惟有將臣已星馳赴粵與
之委婉開導令其回粵該夷儻有不遵亦不過以上天津
為藉口上海關務固為江南軍需喫緊之地亦為各外國
貿易精華所聚料該夷斷不肯在此構難且誅該夷之心

係痛恨葉名琛將其照會所請墮於上

聞故鈔錄並進尚有希冀將來邀

恩之處刻下未必遽敢截留漕糧似無庸先自過慮二十七日在
丹陽舟次接准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著臣迅速馳往豫籌妥辦所過地方如查有可帶之兵一面
奏明一面酌帶到粵後擇地駐紮安營不可輕入省城等因欽
此

聖慮至為深遠臣當欽遵籌辦惟現在江南軍情大兵悉數圍勦
金陵西北兩面雖經圍住然賊勢至為猖獗過常州時聞
何桂清所談已慮兵力不敷甚為焦急殊難與議調兵况

嘆味咈各該夷酋果否於二月中旬來滬尚未可知更不
便以調兵助粵使之藉為口實浙江則寧波衢州兩防均
為緊急而衢州一帶賊匪數萬現正圍攻江西之廣豐縣
該縣與浙省衢州毘連臣晏端書已令該鎮道帶兵數
千赴援並防守常山又飛咨福興張荈各調大兵合剿此
江浙各兵一時難調赴粵之實情也臣現已飛咨閩浙督
臣王懿德如漳泉一帶可有可調之兵先行調濟俟臣遇彼
即一面帶往一面奏

聞否則惟有欽遵

諭旨俟入粵境即沿途調募湖嘉水陸兵勇先行擇地駐紮並招

集各處團練密籌攻剿以維持大局至駱秉章所呈粵信
係十二月十九日所發歷敘十一月間事臣在蘇接閱王
有齡鈔來在滬粵商家信及隨帶司員畢承昭等鈔來各
信不下二十餘封皆與駱秉章所呈之信相似故無庸贅
呈惟候補知府楊從龍所遞奏務畧節聲敘尚屬清楚並
由滬鈔來粵商二信係十二月初旬以後所發與各信有
小異者謹另繕摺片恭呈

御覽臣惟有迅速遙征俟到粵後步步為營飛調省中數賢員前
來襄助官民一心相機辦理以期仰副

聖主委任之重

候補知府楊從龍呈遞廣東夷務大略道光二十三年
間夷務事定議立和約以十四年為期七年後方進廣東
省城至二十九年春間該夷復申入城之請當時督撫係
徐肇獎勸紳士犒賞壯勇於是百姓眾志成城堅不准入
暎夷聞風罷議奏奉

諭旨優獎官紳立四牌樓於四城隅以紀其事咸豐四年紅頭艇
匪水陸並起勦辦逾年始獲歲事窮治土匪搜戮四萬七
千有奇其中不無冤獄愚民無知紛紛遁入香港澳門各
夷船上傭工為藏身之計六年秋摻捕猶未已也九月十
三日番禺縣差頭張順在夷人船內捕獲土匪十六人交

局審辦。嘆夷疊來。照會六七次。討取此人。葉中堂不允。二十四日。聞其要攻城。始委南海縣丞許文深將此所獲之匪。送到夷船。該夷不收。仍帶回番禺管押。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奪我東西各礮臺二十九。連日縱火燒靖海門外鋪戶九十餘家。又轟擊省垣督署。當時葉中堂兼署撫篆。遂移入撫署。連來照會十餘次。俱置之不理。十月初七日。林勇奪回東礮臺。旋又復失。將礮臺拆平水面。十月以後。連日轟擊。或數十礮。或數礮。至多亦不過一百內外。故無甚要緊。十二月初七八日。洋行被我兵勇燒燬。該夷復用火箭。燒我賣麻街。及至年底。水師兵船齊集。該夷之

船始退至鳳凰岡。七年五月黃浦陳村兩處燒我水師兵船十分之八。以後不再補造。水面兵勇亦從此全撤矣。即陸路壯勇一萬有餘亦裁撤十分之八。所存者林勇七百。東勇八百。潮勇數百。統計不及二千。當起事之初粵紳伍崇曜等與該夷說明在長壽寺設立夷館。華夷有事在此相見。中堂不允。三四月間。及七八月間。伍崇曜屢次請先通商。與各國交易。倏夷則俟事定後方准交易。中堂亦不准行。於是佛蘭嗎藉端起釁。突來照會謂我天朝有不知姓名人殺其說書之老人。向中堂要犯三日不交出。即要攻城等語。會同倏夷於十月二十七日。兩國突來火輪兵

船十餘隻。上挂白旗。號免戰二字。來照會三件。討要五事。一入城。二要河南地面。三要改章程。四要補其兵費。五要通商。限十四日回覆。有一不依。立即攻城。至冬月十一日。復展限二十四箇時辰。中堂所回照會。通商可行。餘皆不准。司道及兩縣俱請添勇抵禦。中堂云。水面難敵。兵勇雖多。無益。陸路該夷斷不敢上來。我敢出結。如有誰要添兵募勇。令其自行捐辦。不准開銷等語。亦不令各營及旗兵防備。並不令各街紳民防備。前因派捐。紳士亦頗渙散。嗣因惜賞。各街團練壯勇。均不願出力。而且下令不准擅殺夷人。水路陸路毫無準備。詎料嗟咈兩夷。暗招土匪數百。

人藏匿船內於十三日卯刻開礮聲如雷子如雨中聞火以火箭燒雙門底直至大南門燒大新街三分之二至十三日四更該夷已登岸在東教場紮營總局雖議添勇已來不及至十四辰刻約計子母礮子進城者七八千百姓紛紛望西城逃出兵勇官紳均無鬪志至巳刻該夷由東城隅雲梯登城初進不過數十人因無人阻攔遂大隊直入占據觀音山即粵秀山及各城門十五以後雖經伍潘各商紳議和該夷竟不聽說至二十一日忽到藩署將庫銀二十二萬七千搬運到夷船又到撫署將軍都統署將督撫將軍檄至觀音山二十三日將中堂檄至火船將軍

放回中丞挾至撫署會同辦事大堂二堂鬼子紮營三堂
四堂柏中丞住各官亦能進見十二月初二日雖經各紳
民倡議集勇攻城為收復之計柏中丞傳諭謂有敢藉口
起義兵者即依軍法從事於是其議遂寢該夷於臘月二
十七日通商望後九十六鄉紳士標貼長紅要攻城該夷
亦即改期現省河花地以外尚屬安靜城外俱係夷船民
間大船尚不敢近自冬月二十一日以後江藩司行館在
十七鋪舊豆欄周臬司在西關長壽寺運司糧道在佛山
石路口候補知府沈保頤在佛山圍練藩司亦常到佛山
會議粵海關在十八鋪廣州府吳守先期八月底赴清遠

勦賊學院已出棚巡試南韶連廣東帶勇能員。惟候選知府林福盛為最。惜乎秋間裁撤殆盡耳。此臘月半以前在省垣耳。聞目見之大略也。謹呈。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柏貴等奏報。正月間粵東夷務情形。已將原摺鈔給黃宗漢閱看。諭令迅速赴粵相機籌辦。本日據黃宗漢奏行抵蘇常之時。因上海並非總辦夷務之地。恐一經羈留。該夷得以要求挾制。轉致蘇省騷動。所見甚是。現在該督已由浙起程。沿途既無可帶之兵。即福建官兵。昨已有旨令其選派赴援江西。恐亦無可分撥。漳泉一帶。如有經練之勇。剴調帶往。當能得力。粵省現無軍械。並可由閩酌帶前往備用。覽鈔呈信件。

有柏貴禁止義兵之語。可見受其挾制。不得不遷就。羈縻。然該夷一聞各鄉標貼長紅。即將開市改期。該夷酋亦即回香港。未嘗無畏懼之心。該督到粵後。仍當借紳民之力。懾以虛聲。始能令其有所忌憚。前年九月間。該夷燒我民房九千餘家。此次入城。所燒房屋亦復不少。試問該夷作何賠補。如其不向中國訛索。則此事自當別籌辦法。若仍有賠還夷貨。需索兵費等情。惟有任聽紳商向其索賠。即使羣起為難。亦不能為該夷庇護。至該夷憾葉名琛之拒絕。構怨稱兵。已屬背約。乃入城之後。柏貴委曲求全。而該夷復劫去庫銀。放出監犯。收取將軍衙門軍器。直是形同盜賊。況其轎夫戴用紅頂翎支。有意輕慢中國。尤為

可惡聞此皆吧噶嚙所為該夷以葉名琛倨傲致有攻城之舉
今該國吧噶嚙如此狂悖應得何罪該公使何不聞究辦此等
情節亦可與之理論至柏貴現辦通商係伍崇曜從中說合該
紳雖熟悉夷情究係洋商與夷人多有交涉其謀亦未可盡用
若事關機密仍由該督籌畫定議勿先宣露為要

辛未兩江總督何桂清江蘇巡撫趙德轍奏啖咪二酋於
二月十二日已到上海各夷船放礮迎接連絡振耳者逾
時薛煥等若無所聞靜以鎮之十三日各酋會議有不遵
回粵一侯佛酋到來即在上海滋事之謠吳健彰因各夷
凡有作為必先遍詢夷商衆謀僉同然後舉動而夷商長

途跋涉志在謀利無不護惜其資本當即設法向各夷商妥為開導並探聽夷酋之意究欲何為隨後有無續到船隻薛煥亦派委安分分頭密探互相印證僉稱佛夷無甚貿易惟以傳習天主教為事而兵強礮利遇有西洋各國與人構兵該夷即受雇相助取直以充餉需嘆夷自五口通商每年徵收茶葉湖絲嗎喇嘩等項大宗貨物稅銀四千餘萬兩作為兵費橫行中外現因竊踞廣東兵費浩繁急欲通商抽稅誠恐

欽差大臣到粵需時是以先於正月二十五日在廣東開市以安夷兵之心即來上海會議冀圖迅速完結撤兵節費乃駛

抵上海而

欽差大臣業已過蘇赴粵。行程紆緩。不知會議在於何時。兵費難支。本擬肆其犬羊之性。即在上海一逞。轉念滋擾之後。仍無

欽差大臣與之會議。必得再赴天津。為日亦久。現已定議。俟佛酋一到。即赴天津。願懇

大皇帝恩施。儻不蒙

俯允。即在天津及沿江沿海。滋生事端。使我措手不及。彼即為所欲為。截至二月十四日。已到啖味。俄三國兵船火輪船共
有九隻。喫水自四尺至七尺不等。傳聞佛酋現赴小呂宋。

借撥兵船併而計之。約有四五十號。裝載夷兵四五百人。臣等查向來夷酋到口。皆由各夷領事。先行知會蘇松太道。定期於某日前來謁見。此番前來。先行放礮示威。不獨並不知會蘇松太道。即臣等照會亦不即日答覆。其情實屬叵測。薛煥吳健彰等。歷探情形。雖多虛疑。恟喝而該夷因兵費繁重。急欲通商。不遵回粵。欲赴天津之說。恐非無因。臣等已飛飭薛煥吳健彰。妥為設法開導。誠恐該夷酋不覆不見。竟赴天津。海運漕米。一過二月初八日。即在崇明之十激。乘風放洋。陸續赴津。各船戶遇有夷船。雖自知趨避。而已經進口。及無海島可依所。在實逼處。此殊為可

慮且內寇未平邊患又興設該夷竟在天津及沿海沿江肆其狂悖則更難措手臣等竊維該夷等既在廣東稱兵犯順而歷廈門福州甯波以至上海尚不敢遽肆鴟張是其愧怍之心尚存可否因勢利導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僅有夷船到津先行設法妥為羈縻一面

欽差熟悉夷情之大臣與之就近議定大局令其繳城息兵再飭赴粵另議妥善條款藉以維持

國體而弭釁端再據吳健彰稟該夷之貿易以茶葉湖絲嗎喇嘩三項為大宗會議時自應將此三項加重收稅而於別項貨物酌予減免則挹彼注茲必當有盈無絀現值

軍需浩繁之時。應否從權辦理。恭候

欽定。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趙德輿奏。嘆味二酋。於二月十二日。已到上海。欲俟佛酋一到。即赴天津。截至十四日。共到嘆味佛三國兵船火輪船九隻。傳聞佛酋現赴小呂宋。借撥兵船。併計有四五十號。夷兵四五百人。請飭直隸總督。儘有夷人到津。設法羈縻等語。逆夷駛赴上海。因欽差大臣黃宗漢業已過蘇。欲徑赴天津。何桂清等照會。亦不即日答覆。情形實屬叵測。天津海口防堵事宜。業經譚廷襄嚴密布置。但該夷如果到天津。未必遠行滋擾。本日已派崇綸前赴天津。辦理海運。著傳諭藩

司錢炳初迅速赴津。會同崇給豫商一切。上年俄酋到津。始而不收其來文。後乃令文謙等前往接見。此次各夷前來。如錢炳和等。遽往接見。恐俄夷有所藉口。應先派明幹委員。諭以廣東大臣辦理不善。大皇帝業已另派欽差大臣。赴粵查辦。並聞署總督柏貴。因各國籲請。已准通商。爾等到彼。自能秉公會議酌量辦理。天津既非通商之地。又無專辦夷務大員。到此無可商議。看其如何動靜。再行奏明辦理。至俄囉斯。上年至津投遞公文。藉詞防堵。暎夷今則與該夷等同惡相濟。居心尤為譎詐。但中國與俄夷和好。已百有餘年。並無嫌隙。與暎佛等夷不同。相待之禮。亦當稍有區別。如接晤。昔提推廷。仍當以禮貌相待。諭

以和好多年。不應干預暎咈等國無理之事。味夷在粵。並未助惡。亦可嘉其守信。俾知感服。如先解散俄味兩酋。不至助逆。則暎咈之勢已孤。再觀其要求何事。從長計議。暎夷罪無可恕。咈夷黨惡。亦屬可恨。惟現在中原未靖。又行海運。一經騷動。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張殿元達年等。此時當不動聲色。嚴密防範。若夷船到後。自當多撥兵勇。張大聲勢。使該夷不敢輕視。該督並密飭地方官。禁止沿海奸民。私與貿易。及接濟食物為要。

又

諭奉日據何桂清趙德轍奏。密探夷情。暎咈俄各酋會議。有不遵

回粵俟佛酋到來即赴天津額懇恩施僅不蒙俯允即在天津及沿江沿海滋生事端該督等已飛咨盛京直隸等省並飭沿海各鎮嚴行防範等語該夷等現有兵船火輪船九隻傳聞佛酋赴小呂宋借撥兵船約計四五十號裝載夷兵四五百人雖係虛聲恫喝藉肆要求惟既有此話亦難保其必無是事盛京為沿海要區自應嚴為之備以免疏虞著慶祺西拉布督飭沿海各員弁於海口各要隘不動聲色密加防範僅有夷船駛到務須嚴禁沿海居民勿令接濟食物私通貿易一面即豫為準備毋得稍涉張皇是為至要

壬申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固畢爾那託爾

先後來文聲稱木哩斐岳幅傳諭瑪爾爾令告知剖明
兩國利益要事。又有該酋咨行理藩院文書一封駐京喇
嘛文書一封一併咨行前來。嗣瑪爾爾來至庫倫面稟前
因咸豐六年赴廣東之暎夷一人被中國擊獲迨暎咭喇
遣人求索葉大人並未放還再暎咭喇在廣東欲照上海
通商亦為葉大人阻止是以暎咭喇起意糾集佛夷於七
年占踞廣東欲犯天津我國聞信先為通知我國因關兩
國防範遣人赴京又不准普提雅廷進京今廣東失陷其
為要事差派普提雅廷足可深信請令駐京之巴拉第一
人赴廣東普提雅廷處所詢問要務諒普提雅廷必能撫

馭。漢。夷。禁。其。滋。事。至。新。班。學。生。到。京。能。否。安。然。居。住。有。無。擾。害。請。即。示。知。其。欲。建。立。界。牌。一。事。已。行。知。貴。院。再。防。堵。漢。夷。請。將。海。蘭。泡。空。曠。之。地。給。與。我。國。自。有。利。益。並。請。

大。皇。帝。念。兩。國。和。好。賞。給。吉。那。拉。勒。固。畢。爾。那。託。爾。額。支。敵。國。君。亦。給。貴。大。臣。嘉。獎。執。照。於。我。兩。國。和。好。大。有。裨。益。等。語。查。俄。夷。狡。猾。性。成。難。保。非。藉。端。句。結。當。即。咨。覆。以。中。國。有。犯。必。討。從。無。借。助。外。國。已。於。上。年。行。知。學。生。駐。京。由。來。久。矣。毫。無。事。端。何。致。有。害。此。次。是。否。駐。京。聽。爾。辦。理。其。固。畢。爾。那。託。爾。祈。恩。一。節。可。否。允。准。出。自。

聖。恩。接。授。嘉。獎。執。照。斷。不。可。行。建。立。界。牌。一。事。已。由。大。部。行。知。海。

蘭泡空曠地方。應否許給。臨事的辦等語。又據瑪爾某稱。所稱言辭。均係吉那拉勒交派。其中原委。不能確知其差違。學生。敝國上司。業已擬定。照常遣去等語。伏思俄夷所言。葉大人似係總督。葉名琛。廣東有無。喚夷擾亂庫倫。無憑查覈。若如所云。糾結外夷滋事。所關緊要。是以奏

聞。一面將全單照鈔咨送軍機處。以備查覈。並將該夷咨部文書呈

覽。其寄給巴拉第文書。已送理藩院轉交。來使瑪爾某照舊賞給。磚茶等物。飭令回國。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粵省情形。正俄夷請賞。

翎支一摺覽奏均悉。上年暎咻兩國在廣東滋事。總督葉名琛辦理不善。該夷闖入省城。雖非省會全失。而督臣葉名琛被夷掠去。現已將葉名琛革職。另派欽差大臣查辦矣。此時廣東巡撫將軍副都統仍照常奏事。德勒克多爾濟等應於此案視為泛常。暗加防範。斷不可於俄夷稍露聲息。嗣後俄夷復至庫倫。該貝子等即當告以現已簡派欽差大臣前往辦理。從前遇有外國擄犯我國。從無借助別國。亦並無賞給吉那拉勒固畢爾那托爾等翎支。及我國官員受爾國獎勵之例。礙難賞給翎支。况你國使臣防守邊界。是其本責。如防堵妥協。爾國自應獎勵。將此轉諭瑪爾知之。

乙亥署直隸總督譚廷襄奏天津海防事宜先經臣遵

旨密為籌辦現時署總兵達年業已親赴海口提督張殿元亦可
馳抵天津其應用弁兵除北岸礮臺甫議移設專營已將
原議額兵七百名飭令協標一半先行過河駐紮其鎮標
一半次第酌撥此外大沽協本營尚存兵一千數百名專
守南岸另飭天津鎮挑備兵一千五百名派定將弁配齊
軍火聽候調撥其附近大沽之北塘海口亦飭通永鎮派
北塘本營兵三百名輪守礮臺另備兵七百名聽候調發
並委候補道春保前往會辦至天津團練業經鹽政臣烏
勤洪額會同鎮道友在籍丁憂道員費蔭章傳選紳商黃

慎五費兆霖花上林並張錦文王家恩梁逢吉蕭楨等一
面勸辦一面集資以期鎮定人心務收實效所有大沽應
備浮橋已由鎮道照擬豫備其稽查接濟一節先經臣飭
令候補道振麟與候補知府長啟及上年曾赴夷船之滄
州知州卞寶書等或辦海運或編商船或修兵房暗中經
理現奉

諭派錢炘和前往更可駕輕就熟諸事妥商當此時事孔殷臣惟
有忍心經畫並諄飭該司恪遵

訓示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仍與提鎮嚴密防範多撥兵勇張
大聲勢使該夷不敢輕視以仰副

聖主綏靖海疆之至意

硃批覽奏已悉

丙子直隸提督張殿元奏遵

旨防範海疆查得郡城迤南之馬家口係自海口入郡水陸兼通之區且為海口後路擬在此處安設礮位加兵駐守

硃批知道了

華辨夷語始末卷之十九

